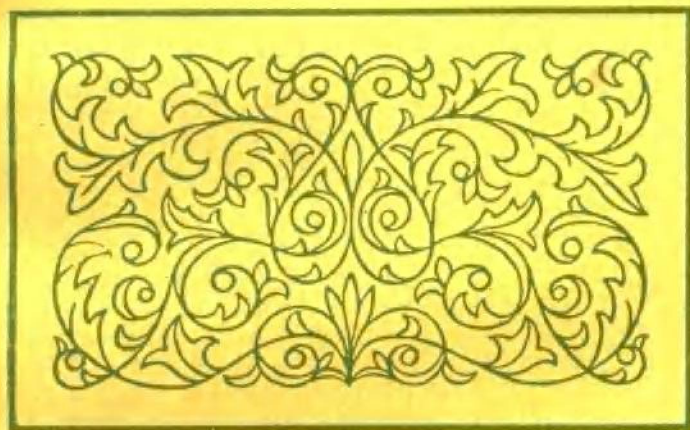


脚 踪

王元化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BH21105

I216.2

50

3

脚踪

王元化



出版社

B069465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第二辑)

脚 踪

王 元 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2.75印张 3插页 48千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370

书号: 10173·457 定价: 0.42元



作者像
1939年摄于上海

我在满清时期写的《残缺的日记》，就是根据
我的勾勒了上述生活的缩影。如果用今天的明
亮去责备它写得太凄惨，我自然应当接受。
不过，我也希望读者多体谅一下那时的生活
环境，以及在那种生活环境下可能写出来的东
西的极限。

我在第一篇小说《苦海》中，试图描写
在那种生活在泥淖里的人们对于人性美的渴
望。我写的是一个他朴朴未凿的善良老人，成功
地与魔鬼斗争，在斗争中死去。他是替
儿子到火车站去取车票时被火车轧死的。他的
尸体在我的心中难以抹去。不过，小说
中的主角并不是这个人，他是经过艺术构
思的想象人物。这篇小说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得
以发表。当时，曾引起几位学家的注意。曾出

作者手迹

缘 起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为止的十年间的文学，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并具有特殊的风貌。

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随着上海政治环境的演变，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抗战初期，即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是抗战前线之一翼，全国作家大多都在上海，这里成了全国文学运动的中心，文学作品类多激昂而率直。二、“孤岛”时期，即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上海四周虽已沦陷，却还有一小块租界成为当时的特殊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了广大爱国进步作家，以此弹丸之地为据

点，采取种种灵活方式，继续与敌伪周旋。当时的文风，仍多激越，但限于环境，表现手法已逐渐向迂回曲折和隐喻讽刺转变。三、沦陷时期，为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上海完全成为沦陷区。这是上海最黑暗最艰苦的阶段，一切出版物和文艺活动都要受到侵略者和汉奸的严密控制。就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地下领导依然存在，坚持民族气节、誓不为敌人效劳的爱国作家（包括文学上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大多数作家在内）更是大有人在。他们或用“商办”名义，继续编印书刊，或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有计划地打入敌伪文艺报刊，发表反映现实生活、培养读者严正艺术趣味的作品，排挤替敌人歌功颂德的毒草。这时的文坛，呐喊和投枪已不允许，而现实主义却有了进展，在艺术上经过了更多的锤炼。这类作品，今天看来也许会被指摘隐晦，甚至色调暗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需要经过种种斗争才得发表。就是这类作品，等候着作者的往往是逮捕和严刑，而的确有不少作家经过这样的炼狱，有的甚至惨遭杀害。

我们深感以上三个阶段文学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都值得保存下来，使后代知道：我国现代文学有过这么一个阶段，有过这么一批作家，他们曾在艰苦的岁月里，为我国的现代文学史写下了可贵的一页。而流光易逝，岁月不居，这项整理工作至今还没有去做，大批资料仍然散佚，有待搜集，再不抢救，恐将荡然无存！

同人有鉴于此，集会商讨，决定承担起编纂《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的责任。钩沉辑散，以这一时期上海的作家和作品为主，并兼收活动在上海附近的浙江、江苏、安徽、福建诸省，以至香港、南洋等地，而与上海仍有关联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杂文、剧本、儿童文学等各种体裁），分辑陆续出版，每辑十册。

本丛书成立编辑委员会，约请巴金同志为名誉主编，推举楼适夷、林淡秋、柯灵三位同志为主编；具体编务，则由杨幼生、陈梦熊、管权、胡凌芝、萧斌如五位同志担任。福建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

担负工作的同志，各有自己的岗位，抽暇收集材

料，走访求教，往往为寻找一种资料，费时数月，一有所获，则欢欣如得至宝。本丛书中每册从选题定篇以至编辑出版，确也颇费了不少心力。展读当年作品，相隔已将近半个世纪，而当时斗争年代的各种情景，仿佛历历在目，许多篇章，依旧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这使我们觉得从事这项工作并非毫无意义而告慰于心。

我们深感遗憾，主编之一林淡秋同志却未及看到“丛书”出版就溘然长逝了，谨在此表示我们的悼念。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三月

序

抗战爆发，我从北平流亡到上海。那时我还是一个十七岁的中学生，在受到“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激发后，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喜爱文艺。虽然我对文艺懂得很少，但是凭着青年人的一股热情和勇气，竟把自己写的一些幼稚东西向报刊投稿。本集所收的《雨夜》就是我写的第一篇作品。后来，我陆续写了一些习作，其中主要是文艺理论，但偶尔也写点创作。我的第一篇小说《南行轮上》是写平津沦陷后在一条驶向上海的轮船上的流亡人群的景象。它发表在当时上海学联主办的一本特辑上。特辑的名称已忘，只记得是为了纪念红五月而编的一本单行专集。这篇小说现在已经无法觅得。还有一篇是一九三九年初，我随上海各界救亡联合会所组织的慰问团去皖南新四军前夕，发表在《译报》增刊上的一篇报告。这篇以这个慰问团为题材的报告，也同样找不到了。此外还有几篇，由于年代久远，连我自己也记不清题名和内容，只剩下一点朦胧的影子留在印象里，因此也就由它们自行消亡。

现在抗战时期上海文艺运动的研究日渐受到重视，甚至

影响到海外，我想关心这方面情况的读者可以知道当时的上海可划分为“孤岛”和沦陷两个不同时期。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上海顿时成为魑魅魍魉的世界，物价飞涨，生活艰难，人民辗转于饥饿、屈辱、恐怖的生活之中，较“孤岛”时期遭受的磨难远为严重。党所领导的抗日斗争在更隐蔽的状态下积蓄有生力量。人民需要咬紧牙关，忍受种种痛苦。当时我所接近的一些善良人们向我倾吐了他们的辛酸。敌人的凶残决不仅仅止于对志士仁人所施行的杀戮和严刑拷打，而且还用无形的罪恶黑手把这个城市污染。畸形的生活在每个家庭中掀起风波，撒下不和的种子，使本来应该彼此伸出援手的亲人，在难以忍耐的生活折磨下为一些琐事发生争吵，互相仇恨，互相伤害。敌人在毒化生活，他们摧残人性，而这些兽行却是受害者所难以察觉的。在我的一生中，我不能忘怀这段苦难的历程。这种情况倘非亲历，很难领会其中的甘苦。我在沦陷时期所写的《残缺的手记》，就是粗线条地勾勒了上述生活的缩影。如果用今天的眼光去责备它写得过于凄惨，我自然应当接受。不过，我也希望读者多去理解一下那时的生活环境，以及在那种政治条件下可能写出来的东西的极限。

我在另一篇小说《舅爷爷》中，试图唤起那些陷在生活泥沼里的人们对于人性美的向往。我写的是一个纯朴未凿的善良老人。我确实有个舅爷爷，在我童年时就死去了。他是替儿子到车站去买车票时被火车轧死的。他的惨死在我幼小的心灵中难以抹去。不过，小说中的舅爷爷并不是真人真

事，他是经过艺术构思的想象人物。这篇小说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得以发表。当时，曾引起几位作家的注意。首先是魏金枝同志在报上撰文介绍，接着以群同志在当时的《文哨》上加以推荐；差不多与此同时，师陀同志主持的苏联电台文艺节目中，也播送了这篇小说，并且照例加上作者简介之类的按语，记得其中开头的的话是：“不知小说作者函雨是谁？”其实，那时我和师陀同志是认识的，只是他不知道我用函雨的笔名。当时我有一种幻想，我想放弃理论，专门从事于创作。可是后来我不得不抛掉这想法。我的生活底子薄。我也缺少作家必须具备的迅速捕捉别人不易察觉其意义的生活细节的敏感——这也是形象思维的一个特征。我觉得它具有一种天赋性质，就象音乐家的听觉和嗓音得天独厚一样。近来在形象思维讨论中，有人否认形象思维的存在，也有人说“形象思维就是逻辑思维，而逻辑思维就是知性的认识活动”云云。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我自己的创作经验就推翻了这种观点。我还可以举出其他例证：记得达尔文在他的自传中说，他在青年时代最喜欢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可是当他从事于进化论的探讨和著述以后，由于思维活动偏向科学研究方向，以致剥夺了他在青年时读莎士比亚历史剧所感到的那种乐趣和享受。这就是说，由于他长年累月地偏于理论思维，所以形象思维的能力衰退了。

这本集子用《脚踪》这篇小说作为书名，并不是因为它比较满意。事实上，我还是认为上面提到的两篇写于沦陷期的小说略好一点，自然这是就我那有限的创作水平来说

的。我用《脚踪》作为书名的缘故，是由于这两个字恰好能说明我编这本集子的用意，那就是留下我所经历过的生活道路的一点痕迹，不管它们写得怎样幼稚，它们多多少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些小小的侧面，也许这对读者还有点参考价值。

末了，我要感谢本书的出版者和从事具体编辑工作的同志们，他们为出版这套丛书或为我收集资料付出了辛劳。

作 者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一日于黄山人字瀑下听涛居

目 录

序 ····· I

小 说

脚 踪 ····· 1

舅 爷 爷 ····· 12

残缺的手记 ····· 28

花 圈 ····· 52

散 文

雨 夜 ····· 58

献—— ····· 61

报 告

出 征 ····· 64

乞丐收容所 ····· 70

脚 踪

黑沉沉的天空堆积着几大块乌云，象要压下来一般。乐清的炮战仍旧从夜晚的远方传来。

靠码头的河面，挤满了搭着席蓬的航船，躲在船桅上的小红灯笼，好象鼓起圆圆的眼珠，窥视着前方。

“喂！开船啊！老大！已经十来个人还想装多少？赚这种钱……哼！这种钱！”

在我们船舱里的一个生着八字胡的老头子，探出冬瓜般的头脑，向正在岸上兜揽生意的老大嚷着，随即咕嘈道：

“这种时候还不摸摸良心摆在什么地方。哼！钱……等飞机来了，叫大家活不成！娘拉个！难道不晓得！侬老是专喜欢趁火打劫的！哼！大家活不成！……”

老头子生气似地用力吐了一口唾沫，把眼睛向我们一扫，象是征求大家的同意：

“你们讲讲看，命能闹着玩吗？……哼！就要钱！……码头这么乱嘈嘈的，还不是轰炸目标！”

那个伏在舱里打瞌睡的警察，被他吵醒了，揉着沉重的眼皮，从怀里掏出一只“火车表”看了看：

“喂！开船！开船！明天我们还要赶到丽水去的。”

大家围住正在船尾生炉火的“癞痢头”，叫喊着。

半夜，船颠簸着离开了码头。

岸旁的屋房、树丛、塔尖……都象幻影般地喘息在黑暗里时隐时现，接着渐渐消失在船尾的后面。几点疏落的灯火在远处闪着明灭的光亮。……

突然，舱外有人在喊：

“火！火！——好大的火！”

“从这边看过去呀！喂！这不是！”

左边的岸上，一个楼房似的建筑物燃烧起来了。火头冲破了黑夜的天空，蔓延开去。烧毁的房梁折倒下来，四周飞扬着焦黑的细末和木屑。舱里的客人都爬起身来，伸出头，用手推开了别人的肩膀。

八字胡的老头子，偏一偏头，翘起下巴，打断谁的话说：

“你讲什么？我这是千真万确的消息啊！上海那么大，一攻就攻下来了，乐清有多少防御？这几天，我看是下决心了，城里天天轰炸。”

“你这是怎么讲的。”

“看！自己不都在烧房子吗？”老头子向岸上的火光一指。“乐清放过来小汽艇，只要两个钟头就到了，这边简直

是死的！”

立在船板上的一个讲北方口音的青年，正望着前面，这时突然掉转头，冷冷地说：

“要占就占！那也不是容易的事啊！”

“赤手空拳抵挡得住大炮吗？飞机轰炸多凶！中国就是坏在没有飞机的苦头上了。”

“哼！”青年向他白了一眼，就依在煤油筒上的蜡烛光旁，翻看一本《论持久战》。

“……青年人就是血气方刚，一光火就不管什么了，你得看事实呀！”

河身变狭小了，江水流得很急。崖石象沉睡的巨兽一样，静静的蹲在黑暗的两旁。

舱里的客人谈着各色各样的事情。警察为了一块睡觉的地方又向老头子争执起来：

“出门就得马马虎虎，知道吧！”

“是呀，我是没有出过门的，要你教训！……这把岁数了，那里没到过，那个……那个上海，我也去过的。”

“晓得梦见过上海没有？活见鬼？”警察不屑的撇了撇嘴。

“年轻人说话不能这么说，我什么样的人没看过！这不能吹牛，我什么样的脑壳都见过。……那个上海，真不是好地方，男子汉拿女人洗脚布洗脸的都有。”老头子一边说，一边用手猥亵的在下身比方着。“哼！哼！不用说你这种人了……”